

书房有一台锈迹斑斑的老式蝴蝶牌缝纫机,如果不是用一块漂亮的台布修饰一下,它与我的家、我的书房有些格格不入,几乎所有的客人来访,都会问,怎么还有这样的老古董摆在家里?我也不想解释,只说留个念想吧。

这台蝴蝶牌缝纫机,是母亲生前最爱,她对我们六个孩子也没有对她的缝纫机上心,我们经常因为不听话或惹事遭到母亲的暴打,但对缝纫机,她却呵护有加,甚至到了溺爱的地步,从来不让我们碰,有次,我趁母亲上班,偷偷打开,正埋头踩得起劲,突然被劈头盖脸打懵,母亲好像算到我会在家捣捣她的缝纫机,逮个正着,被打不亏。

七十年,父亲通过重重关系,写了多次申请,才得到一张缝纫机票,计划经济时代,买什么都要凭票,一票难求。父亲带着母亲到合肥百货大楼提货,还请来农村的亲戚,带着绳子和扁担。从合肥的四牌楼,坐一路公交车到火车站,又搭乘绿皮火车,下火车,挑了八里路,才到我们居住的小乡。蝴蝶牌缝纫机算是家庭高档品,而且是上海货,名牌。那时的家庭要是拥有“三转一响”就是了不起的家庭,是邻居们眼中的上等家庭,是大家羡慕的家庭。

我家的第一转,是父亲的手表,也是家里积攒几年的钱才置办上的。因为父亲每天都要下乡,以往出门是看着太阳算时间,有了手表,就可以准确掌握时间,七十年代初,戴手表的男人肯定是干部,在家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家里另一转便是自行车。父亲是公社的干部,永久牌自行车是公社配给父亲下队用的。自行车是父亲的专属,有时,父亲开会或出差,我们就把自行车骑到打谷场去,引来一群小伙伴争相骑,我们够不着大梁就掏裆骑,经常被栽得鼻青眼肿,自行车把也常常被栽的拗不过来。父亲回来也不会打我们,也不会训斥我们,自己动手拿来扳手之类的将自行车修好。

“一响”是红灯牌的台式收音机,没有电视的年代,除了公社的高音大喇叭,平时听新闻、听说书就靠收音机,条

老人守姜摊不知多少年了。自从在这小区安家落户,每次上街买菜,几乎都能碰到他。老人皮肤黝黑,满脸皱纹,但精神矍铄。他的姜摊在菜场东南角一个不起眼的角落。他主要卖姜,也捎带卖点蒜瓣、干辣椒以及调味品等。每次去他的姜摊,他总是乐呵呵地笑脸相迎,很少见到他愁眉苦脸的样子。

选好姜,搁电子秤上称。他报出的数字,往往吓人一大跳:45,58。“怎么要这么多钱?”正当顾客疑惑不解时,他说了句:“是45角,58角,开个玩笑啦。”常在他这里买姜的人都知道他这一说话风格,听他报出的数字也

只是会心一笑,不会计较什么。没生意时,他一边笑眯眯地打量着行人,一边在那里哼小调。诸如“洪湖水浪打浪”、“岭上开遍映山红”等革命老歌



件好的家庭才有台式的,台式的收音机音量大,噪音小,可以搜索到中央台和地方台,小收音机就没有这个功能。那时,父母都非常好客,我家的人气特别旺,每天早早晚晚,附近的邻居们就搬着草凳子坐在我家的院子里听新闻,听说书,一个月下来,二号电池要用掉十几节,有的邻居听书听入迷了,我们家吃饭,他也毫不客气到厨房盛上一碗,一边吃一边听,自家人似的很家常。

“三转一响”就缺第三转缝纫机了。想拥有一台缝纫机是母亲多年的梦想,也不是为了赶时髦,是家庭确实需要。一大家十几口人的缝缝补补都靠母亲的双手,记得母亲双手关节炎很厉害,手指严重变形,所以做针线就很吃力,但她还是给父亲买过手表,给家里添置了收音机后,才攒钱买缝纫机。缝纫机买来家后,母亲更忙了,除了上班、睡觉的时间,就是踩她的缝纫机,母亲心灵手巧,只要是人家穿的衣服,打眼经过,她就能回来



往事如烟 摄影:苗青

常从他嘴里冒出来,还不时像模像样地打着拍子。

有时买姜,他会跟你说上一堆生姜经。如何选择,有哪些种类,他说得头头是道,简直像在介绍一部卖姜指南:“选生姜颜色应挑本色淡黄的。用手捏,肉质坚挺、不酥软的是好姜。同时还可闻一下,若有淡淡的硫磺味,千万不要买。灰白皮嫩姜辣味小,肉质脆嫩,可以炒食或腌制。老姜味辣,有香味,呈黄色,水分少,主要是作调味或药用的。白黄皮姜,适合腌制糖渍;黄皮嫩姜可腌制糖渍,老姜可制干姜粉或药用。”有时一气说下来,中间不停歇。不得不佩服老人记忆力如此之好,专业术语如此到位。有时我开玩笑:“老人家,你这姜有股味,是硫磺泡的吧?”他立马正色道:“小大哥,你看我像奸商吗?我从来不干昧良心

复制出来,家里的孩子们做新衣服,补衣服,邻居这个来做个小褂头,那个来补个补丁,母亲有时候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。一开始她买缝纫机线是一咕噜一咕噜买,后来不同颜色就打一打买。母亲大多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缝纫机上。这台缝纫机是母亲一生的最爱,母亲把对家对孩子的爱,全部用缝纫机诠释出来,孩子们穿的衣服,即使再破,补丁也补得周周正正。母亲从裁缝店捡来的边角料,裁成三角形,再拼接起来,花花绿绿的做成鞋面、枕头、马甲等等。我还清楚地记得,我穿着母亲用碎布头拼成的马甲,到学校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眼神。我们就是在母亲的巧手打扮中长大,虽然穿着很简朴,但我们一点也不自卑,这份自信是母亲给予的。她总是把我们的衣服缝补得非常得体。后来,生活条件好了,我们也长大了,家里也不需要缝缝补补,缝纫机任母亲怎么踩也转不起来了,母亲也没有丢弃,搬了几次家还带在身边。我让母亲扔了,一堆废铁,卖破烂都不值三块钱,母亲不舍。

母亲走了,在料理完后事,母亲的东西该烧的烧了,该扔的扔了,最后,我将这台母亲视为珍宝的缝纫机留下来,留下对母亲的念想。

的事。”有时碰到菜场卖唱的残疾人经过他的菜摊,看他眼都不眨地丢进铝钵5元钱。

老人生性良善,更是开朗乐观。一些当地菜贩,在他姜摊旁边卖自家种的空心菜、茄子之类的,他也跟着帮忙吆喝。菜贩说空心菜一块钱一把,他忙接上说:“便宜啦,便宜啦,贱价大处理啦,两块钱一堆。”菜贩打趣他:“你这个老不死的,又在那里瞎起哄。卖亏了你赔钱!”听到“老不死”三个字,有人以为他会生气。他反倒乐呵呵地解释:“老不死不是说我永远也不会死吗?你看我都快八十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,我不是‘老不死’是什么?这位大姐是在说我健康长寿,我应该感谢才是呢!”一番话既是巧妙的自嘲,又化解了难言的尴尬。

有天我买姜,他帮我挑。无意中看



黑心金花菊
摄影:孔根龙

小城梦

·阿吉·

我一日一日走过的地方
熟悉而又陌生
我抚摸过脚下的每一寸土地
天空却在不停地变幻中
给人无限惊喜

很多时候
蓝蓝的天空邂逅几朵白云
我们仰望的时候
便有了海的深情

每一朵浪花都有梦想
有一天我们走过的地方
充满彼岸的花香
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小城

它在第一缕晨光中醒来
对着护城河梳妆打扮
新城公园的鸟鸣
细心地为她簪上三馆这朵珠花

有多少爱慕的目光
跟随着她的脚步
漫步在街头的花镜和游园
绿色的地毯铺向远方

很多变化来自内部
蔚蓝的天空干净的让人流泪
世界就在前方
这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

到他左手的指头少了一个,心中一凛。后来断断续续地从别人口中得知,老人上过朝鲜战场,曾与美国兵真枪实弹地搏斗过。如今腿上还有当年战争的印记——枪眼造成的伤疤,我到底也没见过。从朝鲜战场归来,转业后在一家企业上班。一次在操作机器时,手指头被机器碾碎了一个。如今退休后,继续发挥余热,摆了个姜摊,好减轻儿女负担。我想象得出,老人在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,也是轻描淡写,不会大张旗鼓地宣扬,亦如他平时乐呵呵笑容背后的那份淡定与从容。

老人的一生有很多坎坷与辛酸,但一点看不出他对生活的抱怨。相反,他活得恬适自得,达观开朗。想想,他的人生亦如姜吧。由嫩姜变成老姜,味道更浓、更辣。在这历练的过程中,多了份自知之明,便事事淡泊,看淡悲喜。淡泊之极而更宜人药、入味,正所谓:姜还是老的辣。